

名家小说自选集

伏牛

FUNIU

周大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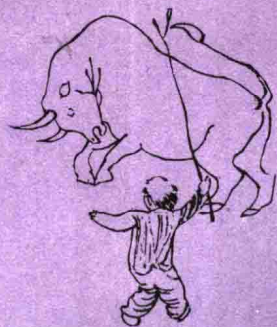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伏牛

FUNIU

周大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伏 牛

周大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290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2019-3/I·1793 定价: 18.60元

内 容 提 要

周大新是我国当代著名青年作家,曾经获得两次全国优秀小说大奖。其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广大读者喜爱,同时也格外受到影、视界青睐,作品大都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国际金熊大奖。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猴大裂变》也受到好评。最近,由长影据其小说《伏牛》改编的电影《痴男怨女和牛》业已拍好,不久将会与观众见面。现在,我们请作家将其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作品选编成书,以满足广大读者需求。

收在本集的小说,不仅好读,而且展现了南阳盆地的风俗风貌和文化特色。作家尤擅刻画女性,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深入女性内心世界,在揭示女性情爱道德观的同时,塑造了香魂女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相信本书会受到普遍欢迎。

序

雷 达

周大新是一位实力雄厚,有恒产也有恒心的青年作家,近年来,他不断捧出坚实之作,他的以故乡南阳盆地为主要观照对象的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已经构成一个独特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世界,引起了文坛的瞩目。最近,根据他的中篇《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荣获国际金熊大奖,另一中篇《步出密林》改编的电影《人猴大裂变》也正在上演,于是人们大有重新发现了周大新的感觉。其实,这并不偶然,像周大新这样一个敏于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又充满强烈的人伦情感,善于通过有力量的情节和有乡土特色的人物表达自己的历史文化感悟的作家,他的作品受到影视界的青睐乃是必然的事。

周大新的全部作品证明,他是豫西南农民的儿子,农民的道德情操已化入他的骨血;同时,他又无时不在力图超越农民文化的局限,欲以清醒的现代眼光来看父辈和同胞姐妹们杂沓的足迹。支撑他的创作动力是一种厚爱,对乡土的爱,对父

老兄弟的爱,对劳动者质朴人性的爱。正是出于这种爱,他同时鞭打“恶”,鞭挞各种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行径。由于以此大爱之心为基石,他的作品便自然地映带出纯朴而又悲慨的境界,仿佛在听苍凉婉转,一唱三叹的河南梆子,那诉不尽的人生韵味,那包藏着苦难的命运感,令人感叹不置。在艺术魅力的深层渊源上,周大新的作品似与民间戏曲有点灵犀相通。倘若我们借口现代意识,把他作品中的人伦道义内容排除出去,恐怕他作品的美感也将荡然无存。他的笔下有股生活的粘性,素朴的民俗美,豫西南地域特殊的情感方式,都有诗意的显现。读他的作品,不论你是哪方人氏,都容易想起童年,想起故土,勾起许多美好而辛酸的回忆,从而思量我们伟大而苦难的民族,孕育了多少平凡而坚实的儿女。

大体上可以说,周大新小说的总主题是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道德思考。在价值观念相对稳定、社会还没有急剧摇撼农民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的情况下,或换句话说,在周大新描写着相对稳定的题材时,他有力地发掘了传统美德中的生机,张扬刚健之美,发现民族的良心,在不受干扰的情势下沿着自己的思路深入下去,基本保持了相对稳态的道德判断。这种情况多见于他以《汉家女》《风水塔》等为代表的前期创作。可是,在长篇《走出盆地》以及《家族》《小诊所》《香魂塘畔》《步出密林》等近作中,当他愈来愈贴近动荡的现实,愈来愈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矛盾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善恶纷至沓来——从这个角度看是善,从那个角度看又变成恶的时候,他的小说便从单纯进入复杂,从明朗进入深思的困惑,从揄扬转入审视了。例如,香嫂的情感经历就充满了矛盾,她是不幸的,但她又险

些成为新的大不幸的创造者,但她终究开始跨越精神上的盆地和泥淖;《步出密林》中的荀儿、振平、沙高们,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出现了新的道德分化,演出了“人猴大裂变”的精神悲剧,于是,能否走出人性的误区和传统的密林,开始一种真正健全的现代生活,并不仅是摆在这几个人物面前的问题。我们将不难发现,这里的作品常常出现善恶评价上的两难悖论,这不但是生活自身的矛盾,更是作家自身的深刻冲突。正因为有了这种冲突、矛盾,周大新的作品也才有了一种诱人深思的魅力。

在这篇叫做“序”的文字里,我不想细细评论每一篇作品,重要的是从总体上认识周大新这位作家,其它的读者自有分晓。我最后要告诉读者的是,请注意周作中的两个方向的力:那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美德和民族自身的惰性。把握了这一点并深入下去,周大新的作品就会变得清晰而可亲。

1993. 3. 30

目 录

序.....	雷达(1)
汉家女.....	(1)
老 辙	(12)
街路一里长	(31)
第四等父亲	(56)
步出密林	(80)
香魂塘畔的香油坊.....	(140)
军界谋士.....	(178)
旧 道.....	(218)
铜 戟.....	(271)
铁 锅.....	(324)
伏 牛.....	(364)

汉 家 女

日影在一点一点地移。待检的新兵排了队，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于是，接兵的副连长宗立山，便伏在桌前，带一缕困意缓缓地翻着一摞体检表。这时，一个农家姑娘走进来，拍了拍他的肩。他以为又是哪个待检新兵的姐姐来提什么要求，就起了身，随她走。他被领进体检站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一迈过门槛，姑娘便把门无声地关了。

“找我有何事？”他的声音颇矜持。

“听着！”姑娘喘着粗气，“俺要当兵！俺晓得你们要接六个女兵。你不要摇头。俺家无权无钱，不能送你们东西，也不能请你们吃饭。可你必须把俺接去，你们既然能把公社张副书记那个近视眼姑娘接走，就一定也能把俺接走！俺不想在家拾柴、烧锅、挖地了，俺吃够黑馍了！你现在就要答应把俺接走！你只要敢说个不字，俺立时就张口大喊，说你对俺动手动脚。俺晓得，你们当兵的总唱‘不准调戏妇女’。你看咋着办？是把俺接走还是不要名声？！”

副连长的那点矜持早被吓跑，眼瞪得极大；白嫩的脸一会红，一会青，一会又白，两脚也不由自主地收拢，竟成了立正姿

势。屋里静极，远处的狗叫从玻璃缝里钻进来，一声一声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张了口，微弱嘶哑地问：“你，叫……什么，名？”

“小名三女子，大名汉家女！”

这幕情景，发生在豫西南榆林公社的新兵体检站。时间是十六年前。

汉家女就这样当了兵。

刷痰盂，擦地板，揉棉球，给病号送饭，放下拖布抓扫帚，还总溜烟儿地追着队长问：“有啥活？”老队长慈爱地笑笑：“没了，歇歇。”“累不着，送三天病号饭，顶不上在家锄半晌地。吃的又是白馍。”

人勤快了还是惹人喜欢。当兵第三年，她提了护士。领到的工资多了，除了给娘寄，也买件花衬衣，悄悄地在宿舍里穿上，对着镜子照。少了太阳晒，脸也就慢慢地白。早先平平的胸，也一天一天高起来。原先密且黑的发，黑亮得愈加厉害。于是，过去不大理会她的那些年轻军官，目光就常常要往她身上移，个别胆大的，还常常走上前极亲切地问一句：“汉护士，挺忙？”“挺忙。”她嘟起丰润的唇，冷冷地答。于是，那军官就只好讪讪地走开去。老队长见状，曾蔼然地对她说：“家女，中意的，可以和人家在一块谈谈。”但她总是执拗地摇头。

却不料突然有一天，家女红了脸，找到老队长：“队长，俺找了。”“找了什么？”队长一时摸不着头脑。“是三营的，叫宗立山。”老队长于是明白了，于是就含了笑说：“好！”

蜜月是在三营部度的。新婚之夜，客人们走后，家女推开

丈夫伸过来的手，脸红红地说：“讲实话，你当初在体检站把没把俺当坏姑娘？”“没，没有！”丈夫慌忙摇头。家女这才把脸藏到丈夫的怀里，低而庄重地声明：“除了你，没有一个男的挨过俺的身子！”

蜜月的日子过得真妙，但谁也料不到，就在蜜月的最后十天，家女会受个处分：行政警告！

处分来得有些太容易！那是一个早饭后，她在屋里打毛裤，听到隔壁七连长的妻子在哭，于是忙赶过去。一问才明白：有两个女儿的七连长的妻，还想再要一个儿子，就偷偷地怀了孕。风声走露到团里，团里今天要派计划生育干事来“看看”她，怀了已经三个半月，一看自然要露马脚。女的于是就怕，就急，就哭；哭她的命苦，哭她家在农村，没男孩就没劳力。不一会就把家女诉得心有些软，哭得心有些酸。于是，家女便把手一挥：“没事！这个干事刚从师里调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你去我家坐着，我来应付他！”

她在蜜月里穿的是便衣，就那么往七连长家一坐。待那干事来时，她便迎上去，开口就说：“你是不是怀疑俺怀了孕来检查？你看俺像不像怀孕的？！”边说边拍着下腹，一只手还装着去解衣服。那干事见状，慌慌地摆手：“没怀就算，没怀就算！”急急地退出屋去。这事儿自然很快就露了馅，第三天她就得了个行政警告。

家女当时对这个处分倒没怎么在乎。笑着对女伴说：“俺也是好心。”一年之后，她丈夫调师里当参谋，她也提了护士长。料不到，后来调级时上级规定：受过处分的不调。要在平时，家女也许就罢了，可当时，她本打算和丈夫一块转业回河

南宛城。这一级不调，一到地方，亏就要永远吃下去。她于是就吵，就闹，但级别到底没调。一怒之下，她下了决心：先让丈夫转业回宛城，自己把级争到手了再走。

也真是巧，就在她决定不转业的两个月之后，上边突然来了命令：全师去滇南参战！

那晚的月亮真圆。丈夫刚从宛城回来看她，一家三口正围桌吃饭，邻居刘参谋的妻子变脸失色地冲进来：“听说了没？部队要去打仗了！”家女听到这话，惊得好久都没把口中的筷子拔下。丈夫急急地催她：“还不快去问清楚！要是真的，就要求留守，我已经转业到地方，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咋去打仗？！”她愣了一霎，就拉了儿子星星的手，慢慢地向医院走。

见了院长，她刚说一句：“院长，俺星他爸转业了，星儿又正学汉语拼音，离不开我——”院长就打断了她的话：“我这会儿可没心听你说儿子学拼音，马上去通知你们科的人来开会。部队要打仗，你得把孩子交给他爸带回宛城去！”她顿时无语，就又拉了孩子回去。

进屋看到丈夫那询问的目光，她就叹了一口气：“罢了，该咱轮上，就去吧。这会儿要求照顾，说不出口，日后脸也没地方搁……”稍顿，又望了丈夫说，“我去了之后，有一条你要记住，你到地方工作，女的多，要少跟人家缠缠扯扯。给你说，俺的身子是你的，你的身子也是俺的，你要是敢跟哪个女的胡来，老子回来非拿刀跟你拼了不可！”

部队上了阵地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挺激烈的战斗。伤员们不断地送进师医院，断腿的、气胸的、没胳膊的，啥样的都有。这情景先是骇得家女瞪大了眼，紧接着，伤员还没哭，她倒先

呜呜地哭起来，边哭边护理，边护理边骂：“日他妈，人心就这么狠哟！把好好的人打成这样，天理难容呀！让他们也不得好死！”一开始她在骂敌人，后来，见伤员越来越多，她便骂走了口：“不是自己的娃，不知道心疼是不是？人都伤成这了，还不快点抬下来！日他妈！……”这些骂声刚好被来看伤员的一个副政委听到，副政委气了个脸孔煞白，立时就朝她训起来：“你在胡骂什么？！你还知不知道这是战场？听着！马上给我写检讨！不然，小心处置你！”她被这顿训斥吓得有些呆。但当天晚上，她一边写着检查，一边挺不满地嘟囔：“哼！为几句话，就训这么厉害？”

这场激战结束不久，后方就送来了不少慰问品，其中有一批男式背心和裤头。那天中午，男同志们排队领背心和裤头，家女竟也毫不犹豫地挤进了队。男同志们见状，就笑，就问道：“你来干啥？”她理直气壮地答：“领背心和裤头！”“这是发给男兵的，你能穿吗？”男兵们笑声更高。“凭什么只发给男兵？你没看那背心上印着‘献给南疆卫士’么？咋？就你们是卫士，老子不是？！我不能穿，晚点我儿子长大了给他穿！”领上东西回宿舍，几个女伴埋怨她不该去。她听后就很生气：“咋？背心裤头，在商店里买得三四块钱哩。凭啥只让他们男的沾光，不许咱沾？”女伴们直被她驳得哑口无言……

这之后，部队又打了一场恶仗。后方的亲属们便有些慌，接到前边亲人的信，也怀疑是别人模仿笔迹代写的。院领导就让每人都对着录音机向亲人说番话，再把磁带寄回去。

大家都觉这主意好，于是就轮流在院部的那台录音机前，向亲人说一磁带的话。轮到家女录音时，她把录音机拎到附近

一个防炮洞里，谁也不让听到。助理员觉得好奇，收齐录音带准备去寄之前，悄悄地把家女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听。这一听，使他又好笑又难受了几夭。原来，那磁带上录的是：

“星儿爸，星儿，你们可好？星儿胖了没？长高了多少？想我不想？平日闹人不闹？汉语拼音学得咋样？会不会拼出爸妈的名字？夜里睡觉前没吃糖吧？牙没有再疼么？夜里撒尿知道喊爸爸拉开灯吧？这一段时间尿床了没有？早饭你爸都让你吃些啥？给你订牛奶了没？晌午饭能不能吃下一个馍？我去年给你买的那双皮鞋还能穿吧？你的裤头穿上小不小？勒不勒屁股？你要觉着小了，就让你爸再给买一个！平日上街时要小心汽车！头发记着一个月理一回，理成平头就行！别玩弹弓，小心崩了眼睛！写字时看画书时记着头抬高一点！妈在这里很好，就是想你，（带了哭音）想得很！妈恨不得这会儿就回去看你，可是不行，仗还没打完，待一打完妈就回去看你。你好好在家，听爸爸的话。好了，星儿，你出去玩吧，妈和你爸说几句话。星儿爸，下边的话你一个人听，让星儿出去。（停顿）星儿爸，你说心里话，想我不？你要是不想我你可是坏了良心！我可是想你！除了刚来那几天和打仗紧张时不想你，剩下的日子哪个夜里都想，每个月的下旬想得特别厉害。告诉你，不知道是因为这里气候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护理伤员太累了，反正这两三个月的例假总是往后推，已经推到下旬了，而且量少了，有时候颜色也不大对劲。不过你不要挂心，我会吃药的。我守着医院，没事的。你

最近的身体咋样？胃病犯了没有？记着少吃辣椒，少吸烟，书也少看点，把身体养好！彩电买了没有？告诉你，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我的工资基本上都攒着，回去时差不多够买个电冰箱。日他妈，咱们以后也洋气洋气，过它几天排场日子。你现在就开始为我在宛城联系工作单位。我想部队一撤回去就转业，咱不要那一级了。我这会儿想开了，人家好多人的命都留到这里了，咱还去要啥级别？日他妈，亏就亏一点，只要咱一家人在一起就行了。最后还有一件事，我原想不说的，想想还是说给你。就是你现在宛城宿舍的隔壁，那家的女人好像不地道，两眼总在往你身上瞅。她男的在外地工作，你记着要少跟她说话，晚上不要去她家串门。我再说一遍，你要是胆敢跟哪个女人胡来，老子回去非拿刀杀了你们不可！你要把我这话记到心里……”

仗，接二连三地打，医院也就紧张紧张地忙。家女身为护士长，自然忙得更厉害。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她常常流着泪给他们洗脚、擦身、喂饭、端大小便。有些伤员一点不能动，牙都不能刷，嘴老觉着没味。她就用棉球蘸了盐水，一颗牙一颗牙地给他们擦。累极了，她就倚墙坐在地上，垂了头睡。室内的伤员见状，便都涌出了泪，哽咽着喊一声：“护士长，地下湿，快回去睡！”她吃力地睁开眼，笑笑，挣起身，晃晃地又去忙。听说医院要评功，十几个拄拐的伤员，就撞进院长的屋里叫：“不给汉护士长记功，我们反了！”

一个报社记者听说她精心护理伤员的事迹，以为可抓住

一个大典型，便兴冲冲地找她采访：“护士长，你先谈谈来前线有些什么感想？”她默思片刻，极郑重地答：“这地方拾柴可真方便！”记者有些发呆：“什么拾柴？”“你看，这满山的树和草，都能当柴烧锅。可在俺河南老家，拾一筐柴真不容易。俺小时候常拾不满筐，总挨娘的打。要是这儿离俺老家近，俺真想在这里拾两车柴！”

危重伤员转走后，家女好不容易得个空闲，便到附近镇上买东西。才进大街，忽听邮局门口有人在哭。原来，一个战士的妈妈从后方给他寄来五斤熟花生米，包裹单早收到了，来邮局领几次都回说没有。今日那战士无意中发现，邮局女职工的孩子拎着玩的一个布袋，正是妈妈寄花生米的包裹袋。于是那战士就来论理，就委屈地蹲在那里抽泣。家女一听，这还了得！三下两下拨开众人，冲着那女职工就骂开了：“好你个没脸的东西！人家在前边打仗，老妈妈几千里寄点花生米，你还把它吃下去，你还有没有良心？你不怕吃下去烂了肠子烂了肺？不怕再不会生孩子？！……”

街上人越围越多，丢花生的战士早走了，她却从邮局吵到镇政府，东西也忘了买，回到宿舍还生了半天闷气。直到傍晚，院长通知女兵们收拾一下，准备第二天参加誓师会，给即将出击的突击队员敬酒时，她才算把这事丢开。

那天傍晚，破例地雨止雾消。于是，天就很蓝；西天霞映过来，树叶便很红。一个女伴就讲：天哟，这些日子咱们只顾忙，身子总没擦，内衣也没换，身上都有味儿了。明日给出征的突击队员们敬酒，叫人家心里骂：都是些脏女人！咱们是不是弄点水洗洗？于是，便分工，哪几个抬水，哪几个烧水，哪几个用

雨衣遮门窗。水烧好后，天也就黑了。一人一桶，轮流到木板房里洗。

家女是最后一个洗的。进了屋脱了衣服，她就在那里看自己的身子，估量着是胖了还是瘦了。自从那次丈夫附了她耳说：我特别喜欢你的丰满！她便暗暗地希望自己胖上去。刚洗了几把，忽觉一丝风吹来，抬头一看，发现窗户上遮着的雨衣被掀了一条缝，缝里露出了一双眼睛。好个狗东西！家女只觉得气涌上心，呼地拿起旁边的一件雨衣穿上，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窗外那男的刚要扭头跑开，被她赶上，抓住耳朵，啪啪打了两个耳光。男的慌慌地挣脱逃走，但家女已认出：是七连二班长！狗东西！家女怕招人来，不敢高声骂，只好跺了脚在心里恨恨地咒：“狗东西，叫鹰叼了你的眼！”

熄灯前，她按惯例到病房巡视一周，回来开宿舍门时，忽见门底下塞着一封信，展开一看，竟是那个七连二班长写来的

汉护士长：

求您原谅我！我本是去医院同老乡告别的，从那个房前过时，听到屋里有撩水声，便鬼迷心窍地把雨衣掀了个缝。我求您宽恕我，千万不要报告我们连长。我参加了出击拔点的突击队，明天喝罢出征酒就出发。您知道，突击队员能活着回来的很少。倘您报告了连长，那我死后，上级肯定不会再给我追记功了。一个无功的阵亡者，又落个坏名声，父母是很难得到政府照顾的，日子咋过呢？求您看在两个老人的份上，宽恕我吧！我当时也知道不该偷看